

HEIMACHANGPIANXIAOSHUOCONGSHU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丛林

◎石钟山 / 著

生死情

1247.5
4599

丛林生死情

◎石钟山 / 著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HEIMACHANGPIANXIAOSHUOCONGSH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丛林生死情(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丛书主编:何镇邦

本书作者:石钟山

责任编辑:朱光甫

丛书策划:朱光甫

封面设计:彭开天

版式设计:吴晓晓

责任印制: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1 万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 价:13.00 元 ISBN7-80647-243-6/I·173

邮政编码:330002 电 话:0791-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 简介

石钟山，1964年生。曾在空军、总后从军十六载。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部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白雪家园》、《红土黑白》、《飞越盲区》等8部，中篇小说《快枪手》、《父亲进城》、《大风口》等五十余部，短篇小说百余篇以及电视剧《光荣街十号》等，共计五百余万字。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及《人民文学》、《十月》、《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等奖项三十余项。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

总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

“长篇热”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

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

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讲究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

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本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和叙述的人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

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目录

总序 何镇邦[1]

第一章 背景 [1]

第二章 北方 [37]

第三章 野人山 [61]

第四章 狭路相逢 [92]

第五章 野人洞 [127]

第六章 最后的丛林..... [149]

第七章 与野人成婚..... [207]

第八章 活着..... [242]

第九章 没有尾声 [272]

第一章 背景



下雨了。

起初没有人知道下雨了，遮天掩日的森林里，阴暗潮湿。一支衣衫不整的队伍，在密林中摸索前行。他们跌跌撞撞，摇摇摆摆，恍似走在—一个冗长的梦里。

这时候，林外的雨就下起来了，他们先是听到头顶一片喧响，过了许久，雨滴才透过茂密的树叶，点点滴滴地落进林中。

林中那堆生着的火，最后摇曳了几下，熄了，像一声哀怨无助的叹息。此时，林地里很静，只有树叶间滴落的雨声，还有不知名的虫在不远不近的草丛里呻吟着。

三个士兵跪在营长高吉龙面前，他们垂着头，破碎的衣衫已遮不住他们的身体。头上的头发垂落下来，背后看，像三个女人。

营长高吉龙背靠在一棵树干上，他的身边默然而立的便是这一支队伍。队伍中的士兵和跪着的三个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一律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目光迟滞。他们茫然无助地望着远方，其实他们的目光并没有遥望多远，在眼前很近的地方便被浓密的枝叶挡住了。但他们仍那么迟滞地望着，仿佛那目光已成了一种永恒。

“营长，饶了我们吧。”跪在地上的人说。

“我们再也不跑了。”另一个说。

“营长，我们出不去了，我们迷路了，我们都活不成了。”最后的那个士兵说到这，便呜呜咽咽地哭开了。他还一脸孩子气，看样子顶多十七八岁。

高吉龙闭上了眼睛，很快又睁开了。他的眼里有种很亮的东西一跳，很快便不见了，像那堆刚熄了的火。他别过脸去，这时，他就看见了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他又闭了一次眼睛，终于他下定了决心，用很高的声音道：

“李排长，执行吧！”

排长李双林听到命令，身子颤了一下，他嗓子干干地喊了声：“营长——”

“执行！”高吉龙说完转过身背朝着那三个逃兵，缓了语气说：“还有什么交待的，都说出来吧，日后不管谁活着出去，都会去你们老家看看。”说到这，有三两滴泪水从高吉龙的脸颊滑过。

三个跪在地上的逃兵此时不再求饶了，他们站了起来，领头的年长一些的老兵冲面前的队伍鞠了躬，哽着声音说：“弟兄们，我们哥仨就先行一步了！”

另外两个兵也学着老兵的模样冲众人鞠了一躬。

老兵又说：“不管哪位兄弟日后回到老家，拜托到奉天城外杨家屯看一看我八十岁的老母……”老兵说不下去了，“噗通”一声跪下了，哽着声音说：“我杨大宝先谢了。”

.....

高吉龙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日记本，一一地把三个逃兵的请求都记下了。最后他把笔记本很小心地揣进了怀内，冲站在一旁的李双林说：“执行吧。”

李双林挥了一下手，队列里又走出两名士兵，他们押着三个逃兵向林子深处走去。

“娘呀，儿不能再看您一眼了！”那个老兵苍凉地喊了最后一声。

接下来，一连响了三枪，枪声很闷，潮潮湿湿地传过来，接下去，便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只有雨声响遍整个世界。

天更暗了。

一彪人马，踉跄着向前走去。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后，日本在亚洲同时燃着了战火。顿时，昔日宁静的人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为了和平的战争。

美国为了粉碎日、德合围欧、亚大陆的阴谋，把目光盯在了东方——中国。牵制日本，粉碎日、德称霸全球的野心，美国把大批援华物资，通过缅甸，从仰光上岸，再经滇缅公路运往云南。一时间，仰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竟出奇地繁

荣,仰光港口,悬挂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进进出出,各种军火、物资堆积如山,滇缅公路车水马龙。

当时,缅甸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以保全其远东殖民地大后方。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英、日签订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以阻断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运往中国。然而,日本并不领英国这个情,同年九月入侵越南,并与泰国签订了友好条约,紧接着,日军开进了缅甸。

英国人无奈,于一九四〇年十月,重开滇缅路,同意中国兵发缅甸。英国人始终心怀鬼胎,既想借助中国军队赶走缅甸的日本人,又怕中国染指其殖民地,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寇占领仰光后,才被迫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于是,一场悲壮而又惨烈的战争拉开了大幕。

十万远征军,挥师缅甸,地上车轮滚滚,马达轰鸣,战马嘶哮,空中有盟国的飞机掩护,浩浩荡荡,直奔国门哧哧而去。

滇西的百姓,涌出家门,为远征军送行,献米酒,敬山茶,犒劳远征军官兵。

激昂的远征军战歌排山倒海地在队伍中响起:

枪,在我们肩上,
血,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

有谁能够料到,气势如虹的远征军,两个月后,竟在缅甸

战场，一败涂地，被逼进了缅北丛林这条绝路。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电令指示已逃往密林中的远征军副总指挥杜聿明：

日军已侦知我军回国路线，高黎贡山各山口均布下重兵，我军北退凶多吉少。因此，命令第5军及新22师改道进入印度。

缅北丛林方圆几百里，野人山横亘其中。土著歌谣中称：

进入野人山，
神仙也难还。

相传，三国时期，孔明曾在此打过仗，瘴气差一点使蜀国军队全军覆没，后经神人指点，得一片草叶含于口中，才走出密林。当然，那一切都是传说了。

三

林中不知不觉间就暗了下来，先是朦胧一片，很快便黑了下来。雨小了一些，叶隙间的雨仍如注地流着。林中的队伍摇摇晃晃地走着，他们没有目标，踩着先头部队留在草叶间的痕迹向前走着。他们没有人能说清走进丛林里的确切时间，总之，已经是许久了，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

干粮早已吃完，这些日子，他们靠的是草皮树根、山中的野果裹腹。他们似乎已耗尽了身上所有的热量和力气，但他

们只有一个目的地，那就是走，向前，再向前。

这是一支掉队的队伍，刚开始的时候有几百人，那时，他们是一支完好的加强营，他们奉命撤到丛林边缘的时候，接到了阻击追兵的任务，那一刻，他们在林间埋伏下来，不久便和日本鬼子交上了火，他们原想完成阻击任务便追赶大部队，没有料到，这伙鬼子死缠烂打，硬是把他们拖了十几天。一天深夜，他们冲出了鬼子的包围。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高吉龙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只冲出来几十人。那里一场恶仗，几百人最后减员到几十人。

不需前面的部队做特殊的记号，他们顺着杂乱的草丛很容易便发现大部队的迹象，草丛里扔下的枪枝、弹药箱，还有行军锅。再往前走，他们便惊讶了。刚开始，有伤兵的尸体被遗弃在草丛中，每遇到这种场面，高吉龙总要让队伍停下来，掩埋战友的遗体。处理完遗体，他们总要在坟冢前默立一会儿，这时，他们没有语言，没有眼泪，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战友祝福。

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倒在丛林中的尸体随处可见，有的三人一伙，五人一伙，有的是成排、成连的。从情形看，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死，枪以班为单位架在一旁，他们一定是在此过夜，转天，却再也没有起来。丛林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力气和欲望，于是他们便长眠于此了。

这群后来者，看到这样的场面起初是震惊，后来就麻木了。他们身边的人也开始有人倒下了，便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掩埋这些战友了。

吉姆摔了一跤，很快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冲他身旁的翻译王玥咕噜句：“我的上帝呀。”此时的吉姆早已失去了绅士